

裁军谈判会议

CD/PV.879
28 June 2001

CHINESE

第八七九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01年6月28日星期四上午10时10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卡洛·阿马·富雷先生(古巴)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879 次全体会议开始。

尊敬的代表们，我们沉痛地得知本周初秘鲁发生了一场悲惨的地震，夺走了许多生命并造成了重大物质损失。我相信你们都和我一样在这个令人伤心的时刻对幸存者及秘鲁政府和人民表示同情和慰问。

你们知道，爱尔兰的安妮·安德森大使即将从其裁谈会代表的职位卸任。她自 1995 年 7 月以来，在此期间，以非凡的技能和儒雅，而且，我可以说不以她那特有的率真态度，代表了爱尔兰政府的立场。她个人对我们集体努力的贡献，特别是她对非成员国申请裁谈会成员资格的渴望的敏感性得到所有人的赞赏。她为裁谈会连续扩大两名成员作出了重大贡献。1999 年当爱尔兰获准成为裁谈会的正式成员时，她有幸担任其第一任代表。我代表我们大家衷心祝愿安德森大使继续取得成功，并祝她个人幸福。

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爱尔兰和阿尔及利亚代表。

但是在请他们发言之前，我想借古巴主持裁军谈判会议的机会致开幕辞。

在详细审议这次担任主席期间如何使我们的工作继续开展之前，请允许我发表一些一般性意见。

首先，我想对在我之前担任这一重要职位的各位尊敬的大使所做的努力表示衷心感谢。他们为了就裁谈会的工作计划达成一致都殚精竭虑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果说他们没能取得必要的协商一致意见，显然是由于目前的政治、战略和国际安全形势等因素造成的，它们对这个唯一的裁军问题多边谈判论坛有直接影响，因此绝不能把责任归咎于那些曾在工作中领导和指引过我们的人。如果裁军谈判会议的协商一致意见与其各届主席的努力和奉献精神成正比，那么我们此刻肯定是在谈判严格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问题了。

既然现在由我们担任主席，我可以保证我们充分了解这一职责所包含的高度荣誉和责任。我们也将不遗余力地使这艘轮船安全地驶向港湾。如果最终我们没能实现这个目标，你们也不会听到我说成功有许多父亲，而失败却是个孤儿这样的话。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责任都完全归咎于集体。

不要忘记裁谈会是裁军和军备控制领域的唯一多边谈判论坛，因此国际社会对它寄予了极大的希望。裁军谈判会议曾谈判了成为裁军和不扩散史上主要里程碑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重要国际文书。

然而，我十分清楚，今天裁军谈判会议在争取顺利实现其为之成立的目标时前所未有地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裁军和军备控制领域中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世界超级大国所显示出的越来越强的霸权单边主义趋势直接反映在本论坛和它所处的僵局之中。

同时，我也同意那些人的看法，认为如果裁军谈判会议不曾存在，我们便会努力去创建它。裁谈会是一个有着无可争辩的效力和重要意义的论坛，在这个论坛中，一个有关裁军事业的经验和知识的宝库正在积累，不容浪费。

如果我们要巩固裁军和军备控制的进步带给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利益，则必须能够依赖所有人的最真诚的政治意愿和严格遵从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要求的决心。

关于我在担任主席期间工作方面的更具体考虑，我想谈以下几点。

我打算在我担任主席期间继续我的前任、我们的朋友卡米洛·雷耶斯大使的工作。雷耶斯大使在结束其任期时，仍给我们留有机会来证实我们振兴裁军谈判会议的愿望。我们要努力在开展我们指定的三名特别协调员的工作方面和在处理 CD/1624 号文件中所载的阿莫林提议中概括的实质性问题方面取得进展。

我准备在这一提议的基础上就工作计划进行深入细致的磋商。我猜想裁谈会全体成员国代表团都希望以此提议为基础就工作计划达成一致意见。

我还想与尽可能多的代表团进行双边磋商，而且我们当然愿意接受任何可能有益于我们就工作计划达成一致意见的建议、提议或想法。最重要的显然是与三个区域集团的协调员和中国交换意见，因为他们代表了其各自集团的立场和观点。

我同样要与你们大家密切保持协调一致，我相信我能够指望你们的合作与支持。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想再次对在我之前担任此职的各位尊敬的大使，特别是前一任主席卡米洛·雷耶斯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们提出始终如此有益而及时的忠告和建议。

我们相信能够继续得到裁谈会秘书长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副秘书长昂里克·罗曼—莫雷先生和秘书处全体工作人员及口译人员的宝贵合作。

现在请爱尔兰代表安妮·安德森大使发言。

安德森女士(爱尔兰): 主席先生, 感谢你的友好表示和对我个人的祝愿, 对此我非常感激。我祝贺你担任主席职位并保证我国代表团在你整个任职期间予以支持。

前些时候一位离任的同事建议采用一种粗略的估算法让离任大使按与其逗留期限相称的比例作告别发言——一年一页。我想我有责任一开始就告诉你们: 我在日内瓦已工作了六年, 我希望你们听到这一消息不会感到过分沮丧!

头四年, 我是作为观察员出席裁谈会的。后两年, 如你刚才所指出, 爱尔兰有幸成为了一个成员国。

我为我们能够在我担任大使期间成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感到非常荣幸。以爱尔兰在裁军方面的历史, 我深深感到我们属于这个论坛, 我们在此能够作出一些有益的贡献。

历史的一个小嘲弄是, 40 年前, 爱尔兰几乎接受了一项提名, 成为当时新成立的总共只有 18 个成员国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中的西方五国之一。但似乎我们当时拒绝了这项提议, 因为我们的外交部门人员短缺! 1982 年我们提出申请加入裁军谈判会议这个继承机构, 并于 1999 年在等待了 17 年以后终于获得批准。

在批准加入的那天, 我说我们为获得成员资格而作的持续努力显示了我们对于裁军谈判会议的未来充满信心。尽管受到严厉的考验, 但信心犹存。我相信这个机构能够且将会恢复其目的感。

在探究我们是如何和为何失去了这种目的感时, 起点是我们的职权范围。也许在这间会议厅里最神圣的话就是: 裁军谈判会议是裁军领域的唯一多边谈判论坛。这句话精确地表达了我们的使命感, 我们反复用它来激励我们采取行动。

但是这句话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需要进一步审查。“唯一的”——当然我们的确是唯一的常设论坛, 但我们都日益意识到, 与专题性谈判的成功实例相比较, 我们显得相形见绌。“谈判论坛”——维持这一宗旨的确重要, 这样裁谈会才不至于成为一个清谈俱乐部。但是在现实中, 区分并不总是十分严密的: 有目的的讨论可以成为导致谈判的预先谈判。在集中我们的目光时, 重要的是应注意不要使其过分狭隘。

不过, 我尤其要提到的是“多边”这个词。在过去几年中, 为了为长期瘫痪状态进行解释和寻找借口, 我们得出这样一种理由, 即裁军谈判会议只有当整个安

全气候有利的时候才能行动，——事实上，虽然它是个多边论坛，但我们受到重要的双边关系的支配。

现实当然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反映外部世界的发展。同时，希望在相反的方向上采取一些行动似乎并不是不当的奢望——裁谈会中取得进步与否对主要角色的观点都会产生影响，即使影响并不太大。

可惜，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几乎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在我们裁谈会以外，缺乏迹象表明，由于该机构长期没有行动而引起了任何真正的关注。一个陷入僵局的裁军谈判会议所付出的机会代价似乎并未在主要国家的政府中造成重大影响。

然而，即使是那些似乎觉得最不需要这个机构的国家也不能漠不关心。首先，容我改用一句话：外交绝不容许一种真空状态。如果我们的做法不能使事情好转，就会使事情更糟。由于这里缺乏严肃认真的工作，各国的说法就会很容易使分歧加深和尖锐化，而不是试图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础使分歧首先能够共存并最后得以解决。其次，认为裁谈会可以被长期冷冻，然后当要达到一项特殊目的时再把它取出来照常运行，这种假定证明是有破绽的。有一种不能排除的可能性就是，由于长期不用而产生的衰退可能造成永久的损害。

我们指望裁军谈判会议实行负责任的多边主义。

负责任的多边主义的实质是什么？是一种平衡：一方面，对主要行为主体为制订双边政策所需的空间给予认可；另一方面，主要行为主体对国际社会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意见作出响应。

很难肯定我们遵守了这种平衡。目前正在探索新的战略方向并正在讨论新的战略协议，而裁军谈判会议则可能成为无关紧要的次要事情。

有时人们有一种印象，至少在安全领域，多边主义被认为是小国家的自我放纵。事实上，无论从方法还是结果来说它都是非常关键的。这是使那些其生活和未来在战略决策中遭受威胁的人们能够有发言机会的一种办法。它造成一种对谈判结果的拥有感。而且我们认为这还是实现裁军的主要目标之一即进程的基本不可逆转性的最佳途径。

本来期望冷战僵局的结束可迎来一个活跃而流动的多边主义时期。但这个时期至今尚未出现，对此我们需要自问一个为什么。

也许我们错误估计了过渡期所需要的时间。有时谈起冷战的结束时，仿佛它发生在某一个日期并受到普遍赞扬。事实上这个过程要复杂得多，而且在多边裁军机制能够跟上之前必定会有一段时间上的间歇。但是现在这么多时间已经过去，我们却尚未恢复我们的发言能力和作用。

这个问题一部分也可能在于以下事实，即我们的结构还没有适应新的环境。冷战僵局的结束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那些为了处理冷战后果而成立的机构中仍然存在着这种僵局。我一会儿将联系裁军谈判会议的情况重提这个问题。

更概括地说，我要坚持我们的坚定信念，即在一个更加易变的、不那么截然对立的环境下考虑安全问题能够为新的行动联盟创造机会，而这能够吸引广泛的、坚定的和有效的支持。

我们视新议程联盟为这种办法的一个例证。1998年，爱尔兰和其它六个国家一起组成了该联盟。由于其成员情况各异，新议程联盟的凝聚力来自于其成员国共同的信念，这就是：在目前环境下，可以使对最终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即核武器的谈判和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浑然一体。

新议程的目标是雄心勃勃的：力图给予在老的僵局中通常被当作目标、但几乎没有希望多边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以实质内容和现实意义。我们正在走的道路不是且永远不是一条容易走的道路。但是我们相信去年我们作为一个团体参加《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的确有助于加强结果，特别是有助于获得作为结果一个重要部分的13步指南。我们正与我们的伙伴们共同为继续确定联盟的未来作用而努力。

新议程联盟只是一个例子。还会有许多其它的实例。我想说明的基本要点是，多边主义的合法性需要不断予以重新肯定，与任何其它领域相比，在裁军领域更应该如此，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现在正处于一个对国际安全机构进行彻底重新评价的时候，因此也更应该如此。

谈到裁军谈判会议的实质性工作，我国代表团已经清楚表明，我们认为阿莫林提议是就工作计划达成一致意见的一个十分均衡的基础。

从我今天所讲的，并从我六年来在这间会议厅所作的每一次发言中，可以明显看到，爱尔兰认为核裁军问题是裁谈会工作的核心。我们希望尽早看到成立一个适当的附属机构。

我们也和许多其它人一样，希望看到裁军谈判会议在香农授权基础上立即开始谈判一项关于裂变材料的条约。对于那些认真想实现核裁军的人而言，禁止生产武器级裂变材料，和《全面禁试条约》一样，是必要且无可选择的一步。

我们也认为开始一项最终能就外层空间非武器化达成一项合法协议的进程是合理的。我们承认要对术语的定义达成共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我们把该领域的工作视为该机构处理 21 世纪中将变得日益重要和危险的一个问题的机会。如果缺乏在一个谈判论坛中严肃处理该问题的意愿，外层空间武器化的可能性就会年年增长以至成为不扩散努力的又一个对象。

全球化也许是一个用得过多和定义不充分的术语，但如果有一个要应用一种全球办法的适当领域，那肯定就是力图阻止外层空间变成人类的下一个战场。

上星期当三名特别协调员被任命以后，我们都意识到裁谈会上有一种宽慰感。我祝贺全体有关人员，特别是我们的前任主席，尊敬的哥伦比亚大使，我们的朋友，卡米洛·雷耶斯先生，感谢他的努力。

尽管如此，我也不想隐瞒我最初在关于让裁军谈判会议朝这个方向行进的小组讨论上表示过怀疑态度。我担心的是，如果就程序问题进行一次行动，我们也许会减轻推进实质问题的压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难以维持这一论点。因为主要行为主体似乎并不觉得自己是在任何压力下要就实质问题达成调和的，所以实际上成了要在继续处于一种全面无效的不运行状态还是投入现在已获授权的工作之间作出选择。

最好的结果是，这项工作的开始给予裁谈会一种恢复的感觉，并成为实质性工作的一个序幕而不是替代。最坏的结果是感到裁军谈判会议现在正为其存在而辩护，并且感到如果抓住了实质性挑战，我们便会感到宽慰一些。

此外，在裁军谈判会议的结构和运作方面还有明显有益的工作要做。需要彻底改进以反映新的情况。鉴于感到我们的程序有许多略微夸张，我想借用一个戏剧上的比喻——观众已经变了，剧本也已经变了，而我们仍然保留着另一个时代的道具、舞台指示和入场办法。

这个机构成立于一个铁联盟时代。我们认为在其目前的结构下它鼓励延续这种思路。这首先造成了挫败，继而是毫无生气。我们鼓励协调员发挥想象力来考虑如何能够打破这个模式。

我只想对三位特别协调员要考虑的相互联系的问题系列发表一些具体意见。关于扩大成员问题，鉴于我们自身的经历，我们的立场并不令人惊讶。我重复在我们获准加入裁谈会那天我所说的话：“不论是否是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爱尔兰始终坚信扩大是必要的。”

明显的进一步扩大可以对提高裁谈会工作效率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对我们目前分组方法的合理性进一步提出质疑。

除了另一个时代中持久存在的僵局之外，目前的系统还允许某一个集团的一两个成员以一名只能将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見备案的协调员为掩护。例如成为《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谈判后期之特点的非正式小组会议已经突出表明在这种程序中需要流动性并且强调了这种流动性的好处。如果裁谈会开始实行一项载有目前所建议的全部要点的工作计划，那么小组结构与现实世界的不协调就会变得更加明显。

作为一项抵消这种结构日益松弛的手段，延长主席目前的任期可以提供连续性，并使得更有希望在一届任期内实现已确定的目标。

关于议程问题，我将简单扼要地提一下。议程需要与目前现实相联系，要有可能持续一年以上，并能够予以定期审查和修正。议程的现代化，不管多么理想，也不管就此达成一致意见有多么困难，如果没有以实际工作来实现它的愿望，便是一种毫无意义的举动。当然，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目前行动的一个后果，就是使议程成为一个每年争议的焦点并成为裁谈会不能开始工作的又一个理由。

另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是来自非政府裁军界的投入需要一个正式机制。对此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即使这是一个实行全面和积极工作计划的机构。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这个理由不仅令人信服，而且可能思想解放。无论涉及到小型武器，杀伤人员地雷还是其它对平民具有严重影响的武器，公民社会不仅已获得被倾听的权利，而且还获得了积极参与我们议事的权利，而这项权利目前实际上遭到否认。

主席先生，鉴于对离任大使的宽容，我已经就实质性问题讲了许多。但是我还想借此机会向在座的同事们表示衷心和真诚的感谢。我非常欣赏你们的同事关系和殷勤，我从你们的经验、深刻见解和雄辩的口才中学到了许多东西，而且我非

常重视我所建立的友谊。各任主席在精力和承诺方面都表现非凡，秘书处全体人员在彼得罗夫斯基先生的英明领导和关爱下证明确实是最专业的人员。谢谢。

主席：感谢爱尔兰代表的发言和她对主席所说的客气话，我再次真诚祝愿她在新的职位上获得成功。既然你离得不是很远，我们希望能在日内瓦经常见到你。祝你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中事事成功。

现在请阿尔及利亚代表纳西玛·巴格里女士发言。

巴格里女士(阿尔及利亚)：感谢你，主席先生，特别因为我能够在技能和专业知识都受到如此赞扬的爱尔兰大使之后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想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职务。相信在你的英明领导下，裁谈会将能够根据赋予它的职权范围以有效的方式完成其正当使命。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还想借此机会对你的前任，哥伦比亚的卡米洛·雷耶斯先生表示感谢，感谢他为了重新开始我们的工作和为使裁谈会走出僵局所做的努力。他对其任务热切的专注和献身精神已经有了成果，因为我们刚通过了他所提出的一项提议，我们希望这项提议能够给裁军谈判会议注入新的生机。

我还想对裁军谈判会议 2001 年届会开始以来担任过主席的大使们所完成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些大使是：加拿大的克里斯托弗·韦斯特达尔大使，智利的胡安·昂里克·维加大使和中国的胡小迪大使。他们三位都曾不遗余力地努力推进裁谈会的工作，为此他们值得受到我们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请允许我再向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先生表示感谢，他的忠告和建议给了我们宝贵的帮助。我也要热烈欢迎昂里克·罗曼—莫雷先生作为裁谈会副秘书长出席我们的会议。

如我刚才所说，裁谈会刚刚根据哥伦比亚大使的倡议通过了一项决定，任命三名关于裁谈会议程审查问题、关于扩大成员问题及关于改进工作和提高工作效率问题的特别协调员。

这项受到全体在座代表团支持的提议应该使我们能够重新开始工作并考虑对该机构未来极其重要的问题。

事实上这三个问题直接触及到裁谈会的结构、其效率和找到办法确保改进工作并由此更有效地处理我们所面对的国际安全问题的能力。

关于扩大成员问题，我们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以前曾几次重申，我们希望裁谈会应该向所有表示愿意成为其正式成员的国家敞开大门。这样，无论是在代表性方面还是在合法性方面都只会对我们有益。

同时，和许多其他代表团一样，我们也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应该向非政府组织开放，特别是在目前这样一个公民社会正日益参与世界事务的时候。该机构不应该冒着被看作是最最后的堡垒的危险试图逆流而行，抵制一切提高其透明度的努力。如果能够接受非政府组织的观点和意见，裁谈会将肯定会有极大收益。

我们应当感谢德国的京特·塞伯特大使，保加利亚的佩特科·德拉加诺夫大使和斯里兰卡的普拉萨德·卡里亚瓦萨姆大使，他们承担了协调三个委员会的任务。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保证立即对他们的工作给予全面支持。他们面临的是一项令人畏惧的任务，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确保裁谈会找到履行其任务授权的更有效的途径和办法，并由此对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国际现实作出更全面的响应。

这些任务，尽管也许很重要，但不应该遮掩裁谈会议程上的实质问题。

在进入第三个千年之际，人类跨入了历史的新纪元。人民对和平、安全和幸福的渴望从未如此强烈。刚刚开始的这个世纪带来了巨大的希望。人类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非凡的进步。这一进步必须得到巩固并向全球传播。为此，创立一个国际安全气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作为裁军方面的唯一国际多边谈判论坛，裁军谈判会议是一个熔炉，所有用以制定战略来促进建立安全国际环境的观点和倡议必将融合在一起。裁谈会应当充分意识到赋予它的责任并应该立即开始其工作计划。

为此已经提供了一个工作基础。这就是载于 CD/1624 号文件的阿莫林提议。所有人都认为，该提议是未来深入磋商的基础。该提议是继提交的一系列建议，其中包括委内瑞拉和阿尔及利亚的建议之后产生的，目的是使裁谈会走出目前这种惰性状态并制订一项工作计划。

我们知道阿莫林提议对于某些人而言是可接受的最低限度，而对于另一些人则是一种最大限度，但是现在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表明良好的意愿和灵活

性以使裁谈会能够立即开始谈判。这些谈判应该优先考虑核裁军问题，以便为最终全面销毁和消除核武器制定一个分阶段的计划。

应该提醒的是，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六次审查会议的结果，核大国已经明确对核裁军和普遍的甚至全面的裁军作出了承诺。

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迄今，在这些成为这次令人难忘的会议之特点的热情和承诺之后，并没有任何行动，而且在这个领域中也并没有取得任何进步。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尚未成立一个明确授权进行核裁军谈判的特设委员会。

而且我们应该记得，国际法院在其 1996 年 7 月的咨询意见中强调，各国负有义务真诚地进行并结束那些最终导致严格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核裁军的谈判。

《全面核禁试条约》的生效，无核武器区的扩展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普及是有助于实现该目标的进一步措施。

我们必须今天就采取行动，以确保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实践其承诺，并通过准备进行对话的姿态来表明其良好的意愿。在这方面，终止有可能结束裁武会谈进程和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对话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

我国代表团曾已在这个论坛上引用过由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法国的乔治·沙尔帕克和美国的理查德·加温合写的题为《鬼火与核蘑菇云》的著作，在书中他们说明了如何能够以最低的费用削减核武库，同时出于对核武器国家安全需要的适当考虑维持其威慑程度。他们还阐明俄罗斯和美国的谈判者们的目的是到 2003 年仍保留 15000 枚战略弹头，而实际上不到 100 枚战略弹头就足以维持其威慑能力。

这促使我们对整个核威慑问题进行思考，并促使我们想知道冷战结束以后，核武器现在还占据什么位置，而且因此还有什么理由来解释目前的军事学说以及这些学说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此外还对这些曾支持东西方对峙的学说的地位表示怀疑。

既然这种对峙已经结束，我们可以合理地期望国际关系能有所缓和，并因此能够对威慑原则重新进行定义。

然而，正相反，形势甚至更加紧张。1999 年 4 月，一个军事联盟宣布核武器将是其军事姿态的一个保留部分，这便使我们更加远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标，因为该条约是朝着这一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的基石，不论是在不扩散方面还是在和平使用应该被所有国家获得的核能源方面。

我们要加强产生于上届《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的势头，为此下一阶段的努力是缔结一项禁止用于核武器制造的裂变材料的条约。但是如果这一条约据我们所了解，要成为裁军工作中一项真正的成就，就还必须考虑到储存问题。我们了解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观点。如果这个问题能够由一个我们认为应该尽快成立的特别委员会来进行谈判，便可以使我们深入探讨这些问题，从而尽早就此问题缔结一项条约，这将标志着核裁军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是我们决不能忽视的另一项任务。这个问题构成了全球安全的另一个方面。外层空间是全人类共同的遗产，绝不应该军事化。如果要发生这种情况，只会鼓励重新回到军备竞赛的状态，并面临随之而来的全部危险。现有的规定外层空间非军事化的条约应该通过一项正式载有该原则的条约或公约予以加强，这也是我们裁谈会不应忽视的一个优先考虑问题。

应付这些挑战需要我们每个人表现出一种对话和坦率的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启动我们的工作并不辜负国际社会的期望。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中那些很久以前就放弃将原子用于军事用途的一切野心而选择发展其民事和和平用途的人才能够确信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显然，所有这些问题是一个更大的框架的一部分，这个框架就是给这第三个千年之初的一种集体安全下定义，因而给我们愿生活于其中并希望传给后代的世界下一个定义。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裁谈会的僵局使我们如此不安。我们真诚希望裁谈会能消除其成员间的分歧并不辜负国际社会在和平和安全方面的期望。

主席：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和她对主席所说的客气话。

现在请秘鲁代表发言。

劳里·埃斯坎东先生(秘鲁)：我要求发言是想感谢你们对我国人民所表示的声援，由于一场严重的地震和仍在持续的余震，我国人民目前正处在悲惨的境况之中。我国正在努力恢复正常状态。感谢我们全体同胞们的努力和国际社会各国给予的慷慨援助。我国代表团真诚希望，这种为应付袭击秘鲁的这类自然灾害而在国家和国际级别上调动的努力和资源能够成为防止另一种人为灾害的榜样。我还

想借此机会代表我国对你担任裁谈会主席表示高兴。秘鲁代表团保证对你的工作给予充分支持。

主席：如果没有其他代表团希望发言，今天工作到此结束，裁谈会 2001 年届会的第二部分至此结束。

下一次全会将于 2001 年 8 月 2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举行。

上午 11 时散会

-- -- -- -- --